

牧野流星

梁羽生著

(四)

7947



香港博益書店出版



梁羽生

牧野流星



著者：梁 羽 生

出版：偉 青 書 店

總代理：天地圖書有限公司

香港灣仔莊士敦道30號地庫

電話：5-283671 5-283605

COSMOS BOOKS LTD.,

30, Johnston Road,

Basement, Wanchai, Hong Kong.

印刷：嶺南印刷公司

香港西環第二街129號

(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)

目

次

(說七集)

第二十五回

分袂叮嚀愁一縷
參禪溜覽豁雙眸

三

第二十六回

驚見古宮來惡客
且看神劍吐光芒

三三

第二十七回

少俠但求消積怨
雙英未許解前嫌

六三

第二十八回

欲上天山尋幼弟
却來牧野見奇花

九三



只見所謂「貴賓」，到來乃是清廷的「宣撫使」
趙廷驊和另外兩個軍官。



第二十五回：

分袂叮嚀愁一縷
參禪溜覽豁雙眸

孟元超道：「快活張這位藏人朋友名叫吉里，是個小牧場場主。他的小牧場鄰近江布的大牧場，江布意圖吞併他的牧場，把他的獨子捉了來，誣陷以和馬賊勾結的『通匪』罪名，逼令吉里獻出牧場，才肯把他的兒子釋放。」

「吉里心疼愛子，本來要任憑江布的勒索的。快活張知道此事，打抱不平，夜入江布家中，把江布一個兒子的頭髮剃得乾乾淨淨，留刀寄簡，說是江布倘若不把吉里的兒子放回去，第二次來，他就要把江布兒子的首級割掉。」

金碧漪拍掌笑道：「妙啊，這正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！」

孟元超道：「據快活張說，他本來要懲戒江布的，只因那天晚上，江布是睡在雄鷹閣裏，他探視過了，無法下手，這才改換目標，拿江布的兒子出氣。」孟華心道：「原來快活張早已去過雄鷹閣了，怪不得那一晚他能來去自如，如此熟悉江家情形。」

孟元起繼續說道：「吉里的兒子第二天雖然就被釋放回去，可是他在江布家裏曾經

受過非刑拷打，身上已是沒有一處好皮肉了。吉里把兒子的血衣換下來，撕下一幅給快活張，說道：「你有什麼事情要我効勞的，只須遣人把這幅血衣帶來，我水裏火裏去，火裏火裏去。他把血衣珍藏，自然另外也還有着對仇恨永誌不忘之之意。這件事情過後，他也就把牧場賣掉，搬到拉薩城裏去住了。」

「快活張知道我要前往拉薩，他在臨走之前，把這幅血衣給我。我本來是想備而不用，但你却正用得着它，你就拿去找吉里作爲信物吧。」

孟華接過這幅血衣，恨恨說道：「可惜那天晚上，咱們未能捉住江布。待我從拉薩回來，還要找他算賬，替這位藏人老怕報仇。」

孟元超眼着寫了一封給布達拉宮首席護法喇嘛弄贊法師的書信，交給兒子，並把吉里的地址告訴了他。

孟華說道：「爹，你安心養病，我見了弄贊法師，馬上回來。」孟元超道：「你也不必急着回來，務必要把事情辦妥，那才是最緊要的。有金姑娘照料我，比你在我身旁好得多呢。」

金碧漪笑道：「你放心去吧，待你回來的時候，包管你爹早已好了。」她送孟華一程，軟語叮嚀殷勤囑，自是不必細表。

孟華與金碧漪分手之後，獨自前行，回想這一個月來的遭遇，當真是有隔世之感。

心中雖有悲傷，最多的却是歡喜。父子相認，骨肉團圓，這已經是天大的喜事，再加上獲得意中人的芳心，又是錦上添花，孟華心中的一點憂鬱，亦已化爲烏有了。如今他所掛慮的只是一件事情：怎樣才能不負父親的期望，替義軍辦妥這件大事了。

一路平安無事，第二天便即抵達拉薩。

拉薩是座山城，布達拉宮就是建築在城東的普陀拉山之上。城中廟宇甚多，市區以唐代建築的大昭寺爲中心，最繁華的八角街就是圍繞着大昭寺。居屋多半是平頂，用碎石和粗石建成，整齊堅固，大部份都有三四層。市民居住的地方，除了這種石屋，還有一部份是住氈房的，那是羊毛織成的氈搭起的帳幕，又名廬帳。和內地的城市，風光迥異，令人頗有新奇之感。

一踏入拉薩，最令人注目的就是布達拉宮了。據說這是唐代的文成公主請藏王松贊干布建造的。

文成公主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女兒，太宗貞觀十五年（即公元六四一年）嫁給松贊干布的，當時她只有十六歲。據說松贊干布自娶得文成公主之後，開始信仰佛教，他常常到普陀拉山上（即布達拉宮現址）焚香靜坐，公主生恐有人打擾他，就請他在山上修建

一座廟宇，他聽從了公主的話，修起的廟宇就是舉世聞名的布達拉宮了。

根據西藏史冊記載，布達拉宮始建於公元七世紀，規模宏大，山頂上有一座大宮殿，山腰裏有九百九十九個閣樓，周圍還有三道宮牆。宮牆高大，建築穩固，世間罕有。宮中大殿，彫樑畫棟，塗漆抹金，輝煌壯麗，氣象肅穆。可惜後來經歷戰亂，部份建築物被毀，現在的布達拉宮的主要部份（紅宮和白宮）是明崇禎年間由五世達賴喇嘛修建的。規模雖比原來畧小，亦已是世罕其匹的了。

孟華無暇瀏覽風光，待到晚間，悄悄進入吉里住宅。吉里家住一條比較偏僻的小巷，孟華神不知鬼不覺的偷偷進去，吉里和兒子正在閒話家常，給他嚇了一個大跳。

孟華拿出那幅血衣，說道：「我爹是神偷快活張的朋友……」話未說完，吉里已是歡喜得跳了起來，淚流滿面，說道：「令尊敢情是孟元超孟大俠麼。我盼望你們父子已經盼望多時了。聽說令尊受了傷，不緊要吧。」

孟華道：「老怕怎麼知道我會到來，」吉里說道：「神偷快活張三天前剛剛來過，可惜他只住一宵，便又走了。」

孟華喜道：「原來張大叔來過了，不知他什麼時候再來！」吉里說道：「他說還要到西藏去走一趟，再來恐怕也得在十天半月之後。」

孟華有點失望，心裏想道：「要是張大叔還在這裏，事情就會容易得多了。」

吉里把血衣摺好，對兒子道：「孩兒，你要把仇恨記在心頭；受了別人的恩惠，同樣也是永遠不能忘記。」

小吉里大約十五六歲年紀，身體瘦弱，臉上還有受過鞭打的傷疤，應了一個「是」字，藏好血衣，馬上就跪下去給孟華磕頭。

孟華連忙將他扶起，說道：「這我怎麼敢當，你們肯收留我，是我應當向你們道謝才對。」

老吉里道：「孟少俠，你和令尊大鬧英雄關的事情，張大俠已經告訴我了。你會打了我們的仇人，也就是我們的恩人了。」

孟華說道：「可惜那晚殺不了江布，叫老伯失望了。」

小吉里道：「幸虧你們沒有殺掉江布，要是你們殺了他，我反而失望了。」

孟華笑道：「爲什麼。」小吉里恨恨說道：「我希望有一天能夠親手報仇，把他捉了來，和他打我一樣，我也要把他打得遍體鱗傷。」

孟華翹起拇指讚道：「好志氣！你有這個志氣，一定能夠如願。」

小吉里道：「我要學好本領，才能報仇。孟少俠，你能不能教我武功。」

孟華笑道：「我的武功還不能做你的師傅，不過我可以幫忙你達成這個願望，你爲什麼不拜張大叔爲師。」

小吉里道：「張大俠行蹤無定，他說過他這一生不會收徒弟的。」

孟華說道：「那麼我給你找一位師傅就是。將來再說吧。」老吉里笑道：「對，我還沒有請問孟少俠因何而來呢。孩兒，你也真是不懂事，只記掛着自己的事情，孟少俠，你倘若要用到我們父子之處，請別客氣，儘管說吧，赴湯蹈火，老朽也是決不敢辭。」

孟華說道：「家父要我送一封信給弄贊法師，不知可有辦法見得着他，」老吉里聽了這話，倒是面有難色了。

孟華問道：「可是有甚爲難之處。」

老吉里道：「布達拉宮不是隨便可以進去的。弄贊法師是首席護法喇嘛，在布達拉宮的地位僅次於達賴活佛，要想見他，更是難上加難。我不過是個尋常的百姓，布達拉宮中說得話的執事僧人，我沒一個認識，要我設法將你引進，恐怕是辦不到了。」

孟華大爲失望，說道：「那我只好等到晚間，偷偷進入布達拉宮，希望見得着他了。」

老吉里連忙搖手，說道：「千萬不可！布達拉宮乃是聖地，除非你是他們邀請的貴賓，否則擅自踏進，便是大罪了。我不知道你因何事要見弄贊法師，不過想來你總是希望和好好商談的吧，怎可以先把自已變成他的敵人。」

孟華說道：「我年輕識淺，多謝老伯指教。不過這封信我非送到弄贊法師手中不行，怎麼辦呢。」

老吉里笑道：「少年人，別着急，我的話還未說完呢。」他吸了一口板煙，笑着往下說道：「我本來也是無法可想，好在你來得恰是時候！」

布達拉宮每年開放一天，供各地前來的香客進入參拜。這一天是四月四日佛祖誕。

孟華頹然說道：「現在不過二月中旬，幾時才等得到佛祖誕。」老吉里笑道：「你忘記了，藏曆和你們漢曆不同，今天是藏曆四月二日，佛祖誕正是後天。」

孟華大喜道：「怪不得我一路碰見許多香客進城，原來後天是布達拉宮開放的日子，那麼我是可以進去的了。」

老吉里道：「當然可以，只要你也扮作香客。明天我給你買一套本地人的服飾，你可以當作是我的漢人遠親，從外地來的。只要會說幾句藏語，那也可以敷衍過去了。」孟華說道：「我在路上已經學會一些藏語，普通的應對勉強可以應付。多謝老伯指

點。」

老吉里道：「後天我會陪你去，應該遵守什麼禮儀及言語不通等等，你倒可以不用擔心。不過進去之後，就得全憑你的運氣了。希望你有機會可以見得着堪贊法師。」

第二天小吉里陪孟華到城中各城遊覽，一來是這天他們反正閒着沒事，二來也好讓孟華熟悉當地情形。拉薩名勝古蹟甚多，他們首先到大昭寺觀光。

大昭寺在拉薩市的中心，最繁榮的八角大街就是環繞着大昭寺建築起來的。在八角大街的街頭，矗立着一座大石碑，只見人來人往，每一個從這座石碑底下走過的人差不多都要摸它一下。孟華覺得奇怪，問小吉里道：「這是什麼石碑？為什麼人人都要摸它一下。」

小吉里道：「這是拉薩有名的『舅甥和盟碑』，說起來倒是和你們漢人古代的一位美髯公主有關。」跟着便和孟華詳述這座石碑的來歷。

原來唐太宗李世民把文成公主嫁給藏王松贊岡布（當時叫吐蕃王），故唐、吐蕃有舅甥之稱。到唐穆宗長慶二年（公元八二二年），遣使入吐蕃又一次締結盟約，並置碑刻石誌其經過，這座碑就叫做「舅甥和盟碑」。碑上鐫有藏漢兩種文字。（羽生按：近代語言學家羅常培先生寫研究唐代漢語的專門著作——「唐五代西北方音」——就曾利

用過碑文上兩種文字對音。」

西藏人中間流傳着這麼一種說法：這座石碑會幫助不得意的人。做生意的人清早摸一下碑身，那一天就生意做得順利；牧人摸一下碑身，那天的牛羊不會丟失；種田的摸一下碑身，莊稼會長得茂盛；小學生摸摸碑身，那天準會背書……總之誰人摸過石碑，那一天就會無災無病，各事順心。

當然小吉里不是怎樣熟悉歷史，（有鑒於朝代、年號、時間等等是作者加上去的。）但「舅甥和盟碑」的來歷，西藏的人都是耳熟能詳，說來娓娓動聽。

孟華笑道：「原來在差不多一千年之前，漢人和藏人就是親戚了。這座石碑倒是漢藏友好的見證呢！」

小吉里道：「是呀，雖然有些土王子常常挑撥藏人去打漢人，但我們藏人一向都把漢人當作朋友的。」

走過了「舅甥和盟碑」，不久就來到大昭寺了。

寺門前長着兩棵古柳，來到大昭寺進香的西藏人，都先用頭頂頂古柳，表示敬禮。

孟華不禁又是好奇心起，照樣做了之後，又問小吉里是何緣故。

小吉里道：「相信這兩棵古柳是文成公主栽植的。有個神話還說，那是文成公主

的頭足長成的。我們藏人非常尊敬文成公主，把這兩棵柳樹稱做「公主柳」，剛才的儀式，那是表示對文成公主的敬意。」

進了大昭寺，只見正殿的「金頂」上塑了兩隻羊，昂首向着金光燦爛的「法態」，神態栩栩如生。孟華問起小吉里，原來又有一個故事。

據說大昭寺和小昭寺都是文成公主親自相度地形，審定建築模制興建的，大昭寺的舊址原是一處湖泊，施工前曾用山羊運土填平，所以這個寺的藏名叫做「日阿薩出朗組康」，意即「山羊運土的幻異寺」。

講完這個故事之後，小吉里道：「你注意到大昭寺的廟門沒有。」孟華說道：「金碧輝煌，比起我沿途所見的寺廟自是不可同日而語。」

小吉里道：「我說的不是規模大小。別的方面呢。」

孟華說道：「我沒有細心留意，不知有何不同。」

小吉里道：「西藏的一般寺廟大門都是朝南開的，只有大昭寺向西，小昭寺向東。

其原因據說是文成公主好佛，所以他把大昭寺的大門開向西天佛地，而她又十分思念家鄉，所以把小昭寺的大門開向東方。」

孟華說：「此地有關文成公主的傳說真是不少。」

小吉里道：「正中那座大殿還有一尊釋迦牟尼的佛像，據說是文成公主從長安帶到西藏的。咱們進去瞻禮吧。」

這天到大昭寺觀光禮佛的善男信女特別多，大概是因爲布達拉宮明天開放，各地的佛教徒已經陸續來到的緣故。

大殿香煙繚繞，擠滿了人。大部分是藏人，也有一些漢人。焚香膜拜的人們跪在金蓮佛座之前喃喃禱告，自言自語的聲音雖然不大，但人一多了，也是嘈雜非常。

焚香禱告不足爲奇，奇怪的是，在不到半枝香的時刻，孟華已經發現好幾對人在佛像前面吵架，孟華聽不清楚他們吵些什麼，但每一個人都說着相同的兩個字，這兩個字是特別大聲的。說了之後，吵架的雙方磕了三個響頭，却又像好朋友一樣手拉手出去了。這兩個字的發音像是北京的「覺臥」。

孟華悄悄問小吉里道：「什麼叫做覺臥？」

小吉里道：「我們西藏人是最講誠實和信用的，也是最重視誓言的，輕易不賭咒發誓。實在必須要表明自己心迹的時候，他們就會起誓說『覺臥』。覺臥是什麼意思，就是指文成公主帶來的這座釋迦牟尼佛像。這兩個字也代表了誓言的全部意思，即是說：釋迦牟尼佛在上，他是洞悉一切的，我說的是真話。發了誓之後，大家就會彼此相信，